

# 无怨无悔志不移

■任奉廉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商水县老干部局给我送来了一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这体现着党和国家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的褒奖和鼓励,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

我们这一代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人已到耄耋之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身边的老同志相继离世,每参加一次追悼会,就会在脑海里晃动着熟悉的身影。他们赴汤蹈火,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有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有的参加过西藏平叛,更多的是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岗位。他们在工作中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为党和国家利益勇于献身的崇高信念,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回顾往事,我深感命途多舛,经历坎坷,但对党的追求和信念矢志不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没有改变……

1933 年秋,我出生于河南省郑县城内。父母给我起名任风莲,或许是想让我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像雪莲一样生命顽强。1948 年郑县解

放时,我也即将从郑县女子中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学生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县城满大街张贴着“参军光荣”“参加革命工作光荣”的宣传标语。我清晰地记得,当时谁家的孩子参了军,谁家门口就会挂有光荣牌。1949 年 7 月,中学毕业后,我毅然报名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们那一批十几个人从郑县出发,来到许昌专署(当时郑县属许昌管辖),被分到许昌干部学校培训。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许昌专署人民银行。作为刚参加工作的新生力量,对我自己过手的成捆钞票细心清点,从未有隐占之念,还许下诺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并把原来的名字“任风莲”改成“任奉廉”,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奉公廉洁、不谋私利。

1953 年,沙河发大水,我被抽调到商水县防洪一线,跳到齐腰深的河水中打桩放沙袋,洪水退去后,就留在商水县(当时隶属许昌行署)人民银行工作。经人介绍,我与商水县法院的贾德丰结了婚。

丈夫是郾城县人。在一次调查案件途中,因刚下过暴雨,丈夫被突然倒塌的房屋山墙埋了进去。人虽然抢救过来了,丈夫却落下了心脏血管堵塞的严重疾病。

后来,我被调到商水县人民医院当会计。我细心认真地核对医院的每一笔来往出入账目,做到既为病人着想又为医院节约开支。

不幸的是,我 36 岁时,丈夫因病去世。大儿子经受不住打击患了精神疾病,几年后病故。人生中年,我在丧夫、失子的双重痛苦打击下没有被击垮,而是带着 3 个年幼的孩子坚强地活下去。

改革开放后,我先后到商水县土产公司、外贸公司财务部门工作,对单位购进的数百吨的大批物资,都精确计算到 0.01 元以内,为国家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后来,我又调到商水县房管局,多次参与全国性的房屋普查工作,摸清全县的公房位置和面积,为房改政策提供依据。我干的一直是主管会计工作,工作中我管理好每一笔账,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也不让其他人占单位的利益。有时候,部门领导批的条子在我这

里也行不通,但我问心无愧。我所做的工作对得起事业,对得起“任奉廉”这个名字。

1991 年我离休后,时常写一些诗,歌颂党的好政策,并积极参加县里组织的老干部活动。本想安逸度过晚年,不料,2003 年,我突然得了脑中风,治疗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

我经历了太多痛苦和磨难,但依然对生活充满着乐观,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晚年幸福生活。我深深地感到,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连,我对未来寄予着更多美好的愿望。

近年来,在单位领导的关怀和孩子的护理下,我慢慢可以下床拄着拐杖走路了。每天,我都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感到无比自豪。

余生之际,当我看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阅兵盛典,看到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更是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衷心祝愿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谨以此文来告慰那些曾托起共和国大厦而又渐渐离去的人们!

## 桐花盛开的时候

■唐运华

又到春天,看到田野里、路两旁泡桐花盛开,我心里总是别有一番感触。现在农村的泡桐树日渐减少,虽然纷飞的杨絮惹人恼,致使杨树被人人喊打,但因杨树生长快的优势,仍占据着豫东农村绿化树种的统治地位。看到泡桐花开,勾起我丝丝缕缕对过去乡村生活的回忆。

小时候的村庄与现在恰恰相反,遍地都是泡桐,杨树反而是稀少树种。每到仲春,整个村庄、田野全是泡桐花的海洋。走在乡间土路上,两旁全是花团锦簇的泡桐花,像是走在花架长廊下。如同农村人的淳朴真诚,泡桐花开得热烈奔放、毫无保留,凡有树枝的地方都盛开着一簇簇花朵。泡桐花呈喇叭状,粉红色,远远望去,村庄上空像是覆盖着一团团粉红色的云。

春风把雨后的泥路很快吹干,泥路上落满泡桐花,有干枯的,有新鲜的,人走在上面,偶尔踩破一朵花,发出“啪”的一声。春风吹皱了每家大门上的春联,很多细碎的干枯树枝落在地上。村中间一棵大泡桐树上,绑着一个大喇叭,每天飘扬着悠长的豫剧腔调,有《王金豆借粮》《王林休妻》《穆桂英挂帅》等。那时的赶春会、听大戏、大鼓书等,是农村人的精神食粮。

泡桐树是填补农村人干瘪钱袋的来源之一。父亲在院子里、田间地头、地垄中间全都栽上了泡桐树。泡桐树很理解农村人的渴望,快速生长,几年后便可卖钱。后来我上中专的学费,很大一部分便是来源于田地里的泡桐树。

在一个夏天,父亲锯掉家中已经成材的泡桐树,有树贩子给价,父亲嫌给的价格低,便请来本家几个人到远处的鲍庄卖,因为鲍庄有很多树贩子,听说给的价格高。父亲借了三

辆架子车,打足气,把泡桐树装满三辆架子车。载满泡桐树的架子车拉起来非常沉重,父亲让我逮着家中的骡子在前面牵引,用一根长绳拽着三辆架子车。平时拴在家没出来过的骡子,迎风便想撒欢,它把坑洼不平的土路当作大草原一样奔跑起来,把载满树的三辆架子车拉得跌跌撞撞。父亲大声斥骂骡子,它全然不听,父亲无奈把骡子卸下,用人力拉车。父亲他们光着脊梁,脖子上搭着毛巾,汗水直淌。穿过几个村庄,好不容易来到鲍庄,村中间堆满泡桐树。“货到地头死”,虽然我们送树上门,鲍庄的树贩子并不怜惜我们的汗水,给的价格并不高。父亲很生气,气呼呼地说不卖了。于是我们垂头丧气地拉着满满三架子车泡桐树原路返回,一路上谁都没说话。

春天日长,下午放学的时候,柔和的阳光把堂屋西山照得非常明亮,其他地方光线淡些,屋门上的“福”字和春联早已晒黄卷边。家里喂有几只羊,父母下地劳动去了,拴在羊圈里的羊被饿得扯开嗓子“咩咩”长叫,凄惨得几乎让人落泪。我解开绳子,饿疯了的它们直冲出圈门,我把它们牵到门外,满地都是落下的泡桐花。四只羊见了满地泡桐花,像小孩子见了生日蛋糕一样激动,不抬头地吃起来。四只羊,一只老水羊,一只老水羊的女儿,另两只半大的羊羔。周末、暑假的时候,每到下午,我的工作便是牵着几只羊到西河边牧羊。我只能在放学时给它们薅草,母亲下地回来时,也会给它们薅草。

泡桐树不娇嫩,房前、屋后、河坡、瓦砾间,凡有土的地方皆可生长。它像村里的父辈们一样,普通、卑微、土气,深深扎根在脚下的土地。

行走在老家的乡村,以前坑洼不平的土路被光滑平坦的水泥路取代,田野里泡桐、牡丹、芍药等花盛开,麦浪像一望无垠的碧湖,一波波弥漫荡漾,柔软的春风要把人催眠沉醉。这里留下我太多的悲欢和感慨,好怀念往昔虽贫困却无限快乐宁静的乡村。

